



家门鸟雀噪

□黄虹坚

我住的小区行政上属佛山,但在广州一条地铁线之尽头,习惯上都认它为广州地头。此处离闹市一箭之遥,但隔离了尘世喧扰。区内地势起伏,山湖相映,草繁树盛,深得自然恩赐。对于好静之人,正好躲进小区成一统。

小区除公寓式高楼和独立别墅外还有四十多个院落,每个小院以花命名,有不同的园林设计。我住的小院,十栋六层楼宇环绕中间的林木而筑,每户的阳台都面向院子的一片盈盈绿意,对面的人家却只在树影婆娑中。院子里叫得出名的树,有松杉、棕榈、橡树、樟木、凤凰、桂花、玉兰、紫荆……它们在温暖的南方四季常绿,应时开花。显眼的是一丛围着一株榕树而生的毛竹,它叶绿杆肥,杆上蒙的那层白膜,用指甲便能留字,这便成了孩子们嬉闹的文字园地,问好、骂人、调侃,留下了童年的稚趣快乐。

不少树木已超出楼高,招来了鸟雀筑巢建窝,它们是院子里最活泼的生灵。巴金老人的散文《鸟的天堂》,写到新会一片根系交缠的榕林中,清晨和傍晚两拨鸟交班的盛景。为睹其妙我曾特意寻去,亲验了那一片浩瀚的鸟鸣。想不到如今我住的小院,也出现了巴金老人笔下叫人心动的一幕。

每天天色初亮时,就有一只鸟发出清晨的第一声召唤。这该是只有领袖欲的雄鸟,它的鸣叫有力响亮,透着责任担当,颇似君临天下。这一声唤醒了满院鸟儿,它们在鸟窝里睡眠惺忪地发声响应。那声音初时含糊微弱,只是独唱,后来变得明朗,此起彼伏,似在互相挑逗,又似在互相争鸣。不久自动分了组,由独唱变成了小组唱,依然在一比高下地卖力鸣叫。最后鸟鸣越来越稠密,音色越来越丰富,节奏也越来越快……终于由分组的争鸣融和成了一片合唱。然而这大合唱并不持久,像突然收到命令般戛然而止,院子也霎时安静。但只过了片刻,又有不甘寂寞的率先叫起,引发各路鸟儿加入,前面的情景便周而复始。这时也才发现,鸟啼声有单音节的,双音节的,还有多音节的一串。形容鸟鸣的象声词,不仅有通用的“叽叽喳喳”,还有沉浑的“呜呜”“呱呱”,

清脆的“啾啾”“嘤嘤”,娇俏的“吱吱”“滴滴”……如此几个轮回后,鸟儿离巢晨运,天空掠过了它们互相追闹的影子,说不上是什么名字,大鸟、中鸟、小鸟……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有的一飞冲天,倏然而过;有的盘旋楼顶,绕圈而飞;还有的就在树梢上展翅腾起,上窜下跳。有时人在天台,它们还会在头顶“呼呼”掠过,大模大样地大小便。本在欣赏鸟们的灵动,这时便不免有些怨怒。

若在从前,早就会有人以鸟枪射击了。我们都曾被教育告知:鸟和鸟粪都带有细菌。几十年前,它们当中的麻雀、和苍蝇、蚊子、老鼠一起,被称为“四害”。以麻雀为敌,其实是因为它威胁到广东主要粮食水稻的安全。每到水稻扬花时节,麻雀就会闻香而动,拖家带口飞来觅食。其队伍庞大,乌泱泱一大片,飞至时往稻田投下大片阴影,足以一时遮天。在它们一顿风卷残云般的啄食后,那块禾田也就被毁得七七八八了。所以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带的农民,每到那时都会事先在田边布下一张大网,鸟群来袭时,几条大汉从各方向扬开大网扑去,一举把麻雀网住,即便不能全捕也罩住了六七成。

现在已不允许这种捕杀了。人们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去反省,明白自然界对各种生灵的安排都自有道理,人类应尊重其他生物的存在,与它们和平共处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安全。但任由生物自然繁殖也产生了尴尬,如澳洲袋鼠的滥生,南亚的蝗虫成灾,也实令人类头痛。事实上小院的鸟儿已被宠幸得骄纵,它们不仅在阳台上,有时还公然飞入屋里,从上层“呼哨”一声飞到下层,直穿过客厅再飞到院子里。一天里目睹此状两三回,便很担心:万一它们躲在屋子哪个角落筑窝怎么办?对大自然排序刚刚苏醒的的温情,几乎被眼前的画面扑灭。然而,我却更明白,面对大自然的法则,我们应该想到正确的应对方法,学会长期与大自然和谐共处。

家门鸟雀噪是大自然赏赐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,它扫去了宅守的孤独,打破了居家抗疫的沉闷。

我不会去买那一把弹弓。

你的音乐如期而至

□李晓红



“云宅”的春天,总是收到亲朋好友善意的提醒:少出门,不聚会。宅家里时间多了,突然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西洋乐器演奏,钢琴、萨克斯;也有丝丝缕缕的民乐流淌,二胡、古琴,还有各种长腔短调,抑扬顿挫,从家家户户的窗缝飞出来,与远山含黛、桃红梨白、鸟鸣莺啼汇成一首奇妙交响曲。

音乐是清透的。北京奥运会后,终于现场观赏到陈雷激抚弦。那一天,音乐厅前所未有的寂静。偌大舞台上,一缕沉香,一把古琴,一位素衣人,一曲《平沙落雁》锁深秋:秋水渺无际,天空扬远音。芦花一片月,寂寂寒江深。嘹唳还作,回翔开复沈。凉飕听又起,萧飒满疏林。相传明代建文帝被追兵追赶的途中偶遇大雁从容盘旋而感慨万千,于是,“借鸿鹄之志远,写逸士之心胸”,一段乐思治愈了噪点和紧绷。又一曲《梅花三弄》于清弦间,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《流水》乃千古绝唱,“巍巍乎志在高山”“洋洋乎志在流水”,在这不早不晚的时候,恰好你在弹,我在听,有些事齐齐叩击心上,结了霜,絮了窝,就这样慢慢被打湿,被浸透。

音乐是荡漾的。新加坡华乐团首次亮相鹏城,以别样民乐风引爆音乐圈。几个月后,在生日当天,意外收到叶大师寄自新加坡的《鱼尾狮传奇》签名CD和乐团画册。群山静寂,皓月悬空,再次重温远隔重洋又似曾相识、既民族又现代的音乐,心跟着几代华人下了南洋。琴音袅袅,洞箫悠悠,高胡阵阵,随着大师手中的指挥棒划向天空的一道道彩虹,玄默与素心,笃定与倔强荡漾着,在宫商五音的律动中蜂拥而至。经年岁月,渐渐听多了各种曲子,却总习惯于某个深夜,在《鱼尾狮传奇》的旋律中把白天说不出的话、过不了的坎掰开、揉碎、放行。

音乐是深情的。坂本龙一说:钢琴像人的生命,弦乐(小提琴)更像人的理想,连贯的音不断渐强,生生不息,是一种永恒延续的声音。比之凄美的《梁祝》,尤其在雪夜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孑孓而行,偶遇白发苍苍的的士司机随手放了一段门德尔松的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会更觉舒展人心。与其说,这首古典音乐中的榜单神曲如精灵般的细腻、静好与无束,给人以春天的梦寐,不如说更像这位话语不多的老者,静美、和畅而不激烈,明亮、甘醇而丰美。还记得那张“陪你看日落”的照片吗?一老一少,一患一医,共赏晚霞余晖。后来,音乐如期而至,已行动自如的老者款款拉起心爱的小提琴,送别驰援的医护人员……

音乐响起,四周安静,签收下妥妥的自己,我们一起祈祷,所有的发生都有后来,所有的后来都有应许之地,都有梦放行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颜威图  
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清清的豆腐花

□梁路嵘

的不快,我就跑去追问姐姐,你为什么不要豆腐花。姐姐笑笑说,我不喜欢吃。姐姐分明有委屈,我带着疑惑去追问母亲,为什么不给姐姐豆腐花吃,母亲苦笑着说,都给你们吃了,还做不做豆腐了!从此,我只要有一碗豆腐花,就会给姐姐喝上几口。

豆腐的做法千变万化,或煎炒、或煮汤、或素炒、或干食、或凉拌,各有风味。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韭菜拌豆腐,母亲将嫩香的韭菜洗干净,切碎后与豆腐一拌,撒上几滴盐,放几粒葱花,再滴上几滴麻油,吃得我口齿生香,回味无穷。

姐姐心灵手巧,长大后也会做豆腐了。逢

年过节,她会早早起床做豆腐。记得姐姐第一次做豆腐,由我帮忙往石磨里放豆子,她推石磨,约莫半个钟头,三斤豆子就磨完了。这时,母亲煮好了饭菜,我吃过早饭,去上学了。中午放学回来,我意外发现厨房里放着一碗满满的豆腐花。我不舍得吃,姐姐去生产队劳动了,还没吃午饭,留给姐姐吃吧。可我晚上回来,那碗豆腐花原封未动。姐姐就说,你怎么不吃,还留着干吗?我说是留着给你吃的。姐姐就抱着我说,老弟好好念书,念书辛苦,你正是需要长身体的时候,姐姐不需要。看见姐姐眼里闪着泪花,我心里一直想着,我要给姐姐豆腐花吃。

姐姐20岁出嫁了。出嫁那天,她哭着不舍得我们,我也舍不得姐姐出嫁,哭着送她到马路上……

姐姐回娘家的第一天,我特地到村口买了碗豆腐花端给姐姐喝,姐姐接过我手里的豆腐花,眼泪夺眶而出。

此后,每当吃起这道菜,我就会想起姐姐的好。

大家V微语

文学

□张抗抗

●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,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其他娱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文学是灵魂的表达,是其他的娱乐形式不能代替的。

●今天这样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时代,对作家而言,更多的是挑战。对我来讲,我们需要对历史更深层地回顾和解析。

●我们处于现实与历史的中间点,文学就是一个放射体。通过反思历史吸取教训,同时观瞻未来,这是一个联动的关系。

●对于作家而言,现实主义作家只着眼于现实当中的某些问题,这远远是不够的。具体的现实背后还应该厚度、深度和广度的思考,这是立体的,不可拆分的。

●所以,在优秀的作品中,我们往往能看到人性的深度嵌于历史的厚度之中,互相印证。

20世纪70年代,农村人家年节之外能吃上新鲜的豆腐,算是稀罕的美食了。

磨豆腐是很累人的活儿。一大早,母亲将昨晚浸泡在水桶里的黄豆捞起来,左手一勺一勺舀起豆子往石磨的口子塞,右手握着石磨摇柄使劲地循环往复推磨。慢慢地,七八斤黄豆变成白花花豆浆。

母亲将磨好的豆浆盛入铁锅中煮沸,然后舀起豆浆倒进过滤豆浆的布袋中,反复挤压布袋,直到滤尽豆浆,豆腐渣与豆浆汁分离。母亲将豆浆倒进木桶,用石膏水调和均匀,直至豆浆凝固。

每当此刻,母亲会叫喊着,小的们,快点拿碗来,给你们舀一碗豆腐花吃。听见母亲的叫喊,我和弟弟各拿着一只碗,抢着上前要母亲舀一碗豆腐花。姐姐没有要豆腐花,而是去厨房拿一包白糖,一个一勺分到我和弟弟的碗里,吩咐趁热喝了。

我品尝着美味清香的豆腐花,三下五除二吃个碗底朝天。姐姐看见我贪婪的样子,掉头走进厨房。就在她转身的刹那,我感觉到了她